# 元史

一百五十六

列傳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27

文庫11
D284
27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汪世顯　德臣　良臣　惟正

汪世顯字仲明翬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宣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



010190563630

全闔城軍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悅承制錫世顯章服宮
從其舊即從南征斷嘉陵擣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
敵世顯以輕騎馳撓之宋曹將軍潛兵相為犄角世
顯單騎突之殺數十人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入
武信遂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將依山為柵世顯以數
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進次開州時方
泥潦由間道攀緣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
北造船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宋師大擾
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明
年師還攻重慶會大雪著乃罷歸覲太宗錫金符易其



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拜謝曰此皆聖明福德
所致臣何預焉幸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
衆百萬皇子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
曰顧臨敵何如無庸誇辭為軍薄成都隆之覺之堅
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之世顯曰事
急矣亟梯城入救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襲隆之
斬之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擣漢州兵三千出戰
城閉盡沒三日大軍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丑皇
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奏輩等二十餘州吏皆聽
裁決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

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統三年論功追封隴西公謚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子七人

忠臣鞏昌便宜副總帥次德臣次直臣鞏昌中路都總領殺於王事次良臣次翰臣奧魯兵馬都元帥佐臣鞏昌左翼都總領殺於王事清臣四川行樞密院副使

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虛發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從征蜀將前軍出忠涪所向克獲進攻運山率麾下先所乘馬中飛石死步戰援外城宋將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



去憲宗素聞其名及入覲所陳悉嘉納賜印符命城沔州沔據嘉陵要路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進攻嘉定敵潛軍夜出德臣迎戰殺百人還至左錦雲頂宋軍乘夜斫營覺之殺千人生擒百人又進次隆慶宋軍仍夜出與力戰盡殺之及馬漕溝過伏兵與戰獲其統制羅延鴉又詔德臣城益昌諸戍皆聽節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益昌賦稅及徭役漕粮屯田為長久計並從之即命置行部于鞏立漕司于沔通販蠲給餽餉奏乞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昌為蜀喉襟蜀人

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鬬甲寅春旱嘉陵漕舟
水淺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事託我有死而
已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粮二千餘
石雲頂呂遠將兵五千邀戰即陣擒之復得粮五千
石既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儲至也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夏獲宋提轄崔忠鄭再立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
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歸之東南戍卒數百有
去志德臣揣知之給券縱去皆泣謝未幾山寨相繼
輸款宋將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德
臣即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南清北



觀其下殺清妻子以叛蜀將徒遠領兵餉之德臣擊
敗遠盡獲所餉資粮冬蜀兵二萬復至又敗之獲粮
百餘艘魚關至沔水迂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爲橋
梁戊午歲帝親征次漢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諸路軍
成都猝爲宋人所圍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
奏領此城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帝
幸益昌駐北山謂德臣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
見汝身甚小而膽甚大不知敵曾薄汝城否德臣對
曰賴陛下洪福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賜金
帶且俾立石紀功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

何可濟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略即命
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顧謂諸王曰汪德
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紀功苦竹既逆
命至是攻之巖壁峭絶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曰
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也既而橋果無功
乃率將士魚貫而進帝望見歎曰人言其膽勇豈虛
譽邪宋將趙仲武納款而楊禮猶拒戰奮擊盡殺之
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葡萄酒解
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宋龍州守將王德新遣所親顧効順以郡民爲祈奏

其請進攻長寧扼之斬守將王佐帝東下德臣爲
先鋒抵大渡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輩
大命引至帝前爲請旦日大淵率衆降已而運山青
石大梁皆降攻釣魚山守臣玉堅負險五月不下德
臣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
早降語未既發矢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問勞俾
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爲天子猶冒寒暑服勞于外臣
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承旨元真賜湯劑卒不起
年三十有六至元三年追封隴西公謚忠烈子六人
長惟正次惟賢大司徒魏和公文靖大學士程明道黨

子爲元帥惟能征西都元帥惟純讓便宜都總帥
良臣年十六七即從兄德臣出征每戰輒當前鋒以
功擢裨帥無便宜都府參議癸丑歲以德臣薦爲晉
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憲
宗親征軍至六盤良臣還葦昌供億所須事集而民
不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德臣效力
定四川帝曰行軍饑餉所係不輕汝任其責自可立
功良臣既奉命治橋梁平道路營舍車水陸無壅滯
積充牣有旨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即位阿蘇台
兒渾都海逆命初六盤府庫西垂藩動詔良臣討之
兵至山丹量營按兵不戰者凡二月俄大舉至糧
絕西軍相嘗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國安
危勝則富貴河保敗則身戮家亡苟無用命縱死行
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晦
良臣手刃數十人賊勢沮衆軍乘勝擣之賊大潰獲
阿藍台兒渾都海殺之西鄙輯寧捷聞賜金虎符權
便宜都總帥中統二年火里叛復討平之入覲賜燕
享稱其功良臣拜謝曰臣奉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
祖嘉其能議復賜金鞍甲冑弓矢尋命纂輯昌路便
宜都總帥宗將磐萬壽帥戰艦二百沂江而上歇捲

青居良臣伏甲數十纏其後身先逆戰萬壽敗走伏發殲蓑之三年授閬遂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良臣以鈐束山險絶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築城自武勝以扼其往來四年春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立禿先驅與宋將朱楔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之斷敵兵爲二敵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至元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兄子惟正請於朝謂良臣久勞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明年召入帝曰戍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授鎮國上將



嘉定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圍薄城萬壽惡軍出戰大破之尖斥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被堵良臣統兵順流而下紫雲瀘敘相繼款附還圍重慶十三年宋淳州安撫楊立帥兵救重慶者再良臣皆敗走之宋安撫張珏當遣將乘虛襲據瀘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珏悉衆應戰良臣奮擊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所部趙安關門納降珏潛遁良臣盡俘擄發粟賑饑民大悅四川悉平遠聞世祖

謹普名良臣入覲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
省事賜白貂裘良臣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納良臣
至成都以蜀富庶之餘極意循撫行者罷改授安西
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贈儀同三司諡忠
惠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同三司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子七人惟勤雲
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簡保寧萬戶惟吉同知屯
田總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帥惟恭階同知惟仁
人匠總管提舉惟新漢軍千戶
惟正宣公理領類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藏書

今治亂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爲攻守狀公
卒于軍皇姪壽王俾權護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
遣真授焉初憲宗遣潭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
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潭都海叛乞台不花襲之
爲應惟正即命力士縛乞台不花發兵
討東川軍事悉聽處分中統二年入朝賜甲冑寶鞍
三年詔還畫昌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
火都今若御犬方肆狂噬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嘗
勝以不戰乃發兵踵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
者兩月知其粮盡勢蹙曰可矣與戰屢捷火都遣三

十人來約降即遣其十人還俾火都伯來因潛兵襲
其後出其不意擒殺之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城立
武勝軍以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依棚阨其水道夜懸
燈棚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
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備不敢近九年帥吳探忠涪襲
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將六降戶千六百有奇捕虜
五百會發相伯顏克襄陽議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
者數城耳宜併力攻餘杭本根既拔此將焉往願以
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帝優諭答曰四
川事重舍卿誰詰既以蜀平功豈治有[illegible]

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命益兵助之惟正奪其洪崖門
獲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召惟正還十四
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王相府命別速
帶領兵進討惟正爲副別速帶不習兵師行無紀惟正
爲正部曲肅行陳嚴斥候凡軍政一倚重焉進次平涼簡
輩兵銳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
安西兵爲左右翼輩兵獨居中去土魯一里許皆下馬
手弓士魯遣百騎突陳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又命曰
視吾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
還土魯軍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踰山至蕭河撿叛將

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赤撒
歷禦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
尊杯貂裘王妃賜其母
珠絡縚衣且曰吾皇家宛
福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
恩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
兩錦衣一襲授金吾衛上將
年還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
丞行秦蜀中書省事賜
玉帶以省治在長安去蜀遠
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
著罹兵革民無完居一聞馬
意撫循人便安之二十年進
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入
覲上都得腹疾還至華
卒年四十四謚貞肅二子
嗣昌武略將軍成都管
寧副萬戶壽昌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史天澤 格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
騎射勇力絶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
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繒王守
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
公能廻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
義所當復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甲伏
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

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孛魯承制命紹兄鐵爲都元帥俾笑乃爵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拾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陣滹河東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拾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抶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天澤向笑乃解圍去得進義斌勢斌狹山自守天澤遣鋭卒伍十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仙復合謀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棗城求援於董俊後援以鋭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衆乃解怒念民之從賊驅蔓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壘益增糧儲諸砦仙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漸之棗元木即前勞襄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蠡安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已丑太

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遣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
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汕復屯兵於衛云
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
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統出其後敗
一都尉軍
處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
衛州壬辰春
宋宗由白
波渡河諭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
宋宗已破
合達軍于三峰山乃命略地
京東招降太
岡睢州遣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
康柘縣元
睿宗拾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今
帝北還紹
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動
完顏白也
北至圍

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
力援兵且
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來擊走
白撒等敗
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
斬殆盡金
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
軍會新衛
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缺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
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吾
聽會天
澤以事之汴北還撒吉思不花金軍皆浸
金主遷蔡
帝命元帥塔察兒與天澤當其北面結栅潛渡
汝來益戮道日平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
還真定時政煩賦重貲錢於西北賈人以
代輸累估

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斂貸充貢賦積錢至一百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籍境內以寧金士林從皇子曲出攻襄陽天澤先登援之及襄陽糜兵以舟數千陳於嶠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萬計西從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夔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湃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合

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守兵夜出斫數人墜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以天澤爲經略使在藩邸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吏貳之者二人境內大治阿監奢兒鉤考財賦錙銖無所不至天澤以織略使今不我責而罪熟籍欄見優容之天澤自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衆成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釣魚山軍中大疫天澤手擊鼓之士皆奮是夏駐合州記未還合州文德以鎮蠻

十餘沂嘉陵江而上北軍逆戰不利帝天澤憂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顧流擊之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退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命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嚴監司以督諸路宣撫使俄加榮祿大夫行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施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寬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恥賂賂以防奸蔽上下交應如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援河南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四月拜中書右丞相線真氏薨天澤悉護其喪事畢奏請以其子燕真襲父職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乳

未至燕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
授詔責以專征俾諸
人及還帝慰勞之悉
天澤在憲宗時嘗奏
倪有二子一子管民
一門之內處三要職
奕世忠勤有勞於國
是言者或謂李璮之
民之權不可併於一
子姪即日解兵符者

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
節度天澤未嘗以驕
歸功於諸將皆竊歎
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
政一子掌兵權
分所當辭臣復入覲寄謁
一門三職何嫌竟不許至
憂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
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

丞相如故三年皇太
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
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
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出
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
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
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
過太事卿可商量小事
术等進攻樊城扼之毋
伯顏總大軍自襄陽下

子燕王領中書省無判樞密
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
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
壘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
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
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
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
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

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
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相宗
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
川宣力多矣又卿昔事南伐
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
以小疾便行爲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
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
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顧
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
棹遣近臣賫以白金二千五
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
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配
享廟庭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
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

論之論多出人意表嘗
自歎天澤舉唐韋澳告
錄刑賞天子之柄何以
命未名士流寓失所悉
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
壑爲食邑命王昌齡治
滁人之明用人之專如
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
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
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襒真定
順天新軍萬戶辣菴輝路轉
運使杜湖廣行省右丞
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
周壁之辭曰願相公無權爵
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慙服當
爲治其生理而實禮之後多
不殺而活至真定署爲參謀
之薦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
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
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
順天新軍萬戶辣菴輝路轉
運使杜湖廣行省右丞

州楷同知南陽府兼中
格字晉明歲壬子憲宗
憲宗崩格北留讌州五
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
弘範從攻襄陽襄陽下
江平章阿朮將二十
入爲帥統之洛居其一
却格被三創喪其師二
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
念其功而薄其罪俾

左丞
天澤以衛城授兼勸度使
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既
戶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
賜白金衣裘弓矢鞍馬衆軍
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
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
百最後大戰中流矢鶩飛身
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
平章阿里海哥攻潭州砲



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
靜江銀以轜輬自蘄鑿城格所
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
當砲礮蔽地車不可
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
溪洞諸夷皆降雲南
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
之事聞詔兩格節
度歷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
軍廣南西道宣慰使
陳仁子宜中張世傑益王
廣王昺福州立
王禹偁襲海欽襲黃詵言夏
貴已復潮江州
戍荊以江路既絕不可
諸
宣討事淫靜江格
旧

君等亦爲盡瘁所懼邪
諸君一取途一雲南而蕭土不爲不
廣東之擊慶德慶封州併力
猶不敵以伍不可宜增兵
益崑山齋王初策於外耕植
三則偽出海軍畏君不敢
襲其害格葉堡於其界
民踐其禾稼仲窮蹙遂降益
下福蕭江北抵泉亦皆城守
皆潘澤民開諸泉皆
死衛王立趣廣州避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擾雷州諭
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帥洲世傑將兵數萬欲
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絶
糧士以草爲食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
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張弘範請
復將亳州軍乃還格鄧州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
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
移江西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
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戶

列傳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勅撰

董文炳

弟文用　文忠　文直

文炳字彦明文用之長子也父殁時年始十六率諸弟事母李夫人夫人賢行治家嚴嚴篤於教子文炳幼儼如成人歲乙未從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以父任爲稟誠不同列皆以意濟威未幾同列東手下之文炳獨抱案求署字不敢卸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

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
悉賑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之用稱貸於人而貸
家取息加倍脏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
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
與貸家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
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
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户數衆以爲不可
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
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
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

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顧亦人耳何甚明若神
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譖知府府欲中害之
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世祖在潛
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
從行入馬道死殆盡及至番止兩人能從兩人者
扶文炳徒行鑽蹋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
二十里然志益屬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
其、時文炳第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
尚藏去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且閔其
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已未

祐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至寨下諭以禍福不應文炳脫胄呼曰吾所以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兵威者欲活汝衆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九月師次陽羅堡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奮其氣不可直請嘗之即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鼓櫂鼓擢疾趨叫呼畢登舟鼓櫂進世祖方駐香爐峰望見大驚急麾兵退之宋師亦取命文用誣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聞十一月班師庚申即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命文炳宣撫使方就道會立侍衛親軍帝曰親軍非文炳難任即遥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拿璮反濟南璮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逸久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智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母自取死也田繼城降曰璮之愛將既降衆遂亂禽璮以獻璮兵有浙漣兩軍

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嘗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爲瓚所脅耳殺之恐垂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懼瓚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閒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設警衛召瓚故將吏立之庭曰瓚狂賊註誤汝等瓚已謀死汝輩爲主民夫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畧使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給



命不肖有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

元三年帝憫李瓚之亂欲潛銷方鎮之橫以文炳代之炳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遣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襲取襄陽皆列柵築堡爲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兵籍河南前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

從之始領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
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内郡餉遷有詔和
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無諫以遠詔文炳曰
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署曰敵大接壤知吾虛實一不
可也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
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
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又積
粟兩水濱宋淮西帥吳曦心十年拜參知政事夏人
侵葭州舉師十萬來攻文炳登城禦矢石兩下文炳
左臂着脇又中左肩矢又十餘矢盡願左右索矢又
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着脇又中左肩矢又十餘矢
不動力亦困不能張滿遂問絶幾死明日水入外
城文炳麾士卒卻避貴乘之壓軍而陳文炳病劍甚
乎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創手劍督
戰士選以戈擊貴將仆不死蔽之以歸貴既去不敢
復來是歲大舉兵伐宋巫湘伯頗自襄陽下與宋
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月會伯
顏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
曰大軍既渡於陽羅堡吾兵嘗前行
督賈似道來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

炳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
有後顧遂進攻之降知州事至喜三
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
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張世傑
楊兵誓死戰真楊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
萬礮礮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身犯
別船第之子十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年健
吾與士選不及士元十秀猶足殺敵吾不
士表固請乃許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號
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

接宋兵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
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收潰卒復戰
傑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
入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
艘宋力自此不振遂窮于用諸軍分三道而進
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入江陰軍會判
果文炳檄諭之世傑以城來附參權未
過民不知兵凡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居
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富
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之士選

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十三艘十三年春正月
臨安劉縣僉救至招之再返不下諸營盧官
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納
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
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
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成浙江亭世傑計不行
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昰遂降伯
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
藏收禮樂
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顏伯顏以
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



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
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
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
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宋宗室
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郤不
受及官録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伯顏入
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未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
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昰擾台州而
閩中亦爲宋守勑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

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諸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祀之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



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臨安比至帝已問來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勑主者卿其勉之又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没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招海寇誘諸蠻臣服因

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許之復勑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即遣行既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為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宜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秘問其故文炳曰立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御則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不御則致讒讒行身危而深矣付託本意吾務也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當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節飲舒暢當復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領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文炳辭不許遂拜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文炳上坐論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寢作勑賜御醫曰來診視六月十三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忠

第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善三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枕卒帝聞悼痛良久命文忠護喪葬亳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吊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忠獻子士元士選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鞠之謂文炳曰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

叔父文蔚率鄜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亲人堅辟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政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克

以它軍不繼而潰退憲忠壯之賜以金扇中統初文

蔚入典禁兵士元以出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

文蔚病卒無子命士元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戍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簡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安壁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師搏魯徹斡端頭至時方大暑悶魯徹病憲京師以

領諸軍鎮揚州守將妥才輕騎襲百岔堡士元與戰拔淮

別將哈剌亮以百騎從之日

已暮宋兵至者寡餘士元
在夕日勿催也方整陣故
士元與哈剌禿以部兵
馬不能駐乃棄馬步戰至四更兵始退及日阿里
身被十七槍里嘗裹盡赤膚
哈剌禿亦戰死江淮既平伯
顏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嶺者二將而已帝問
其人以士元與哈剌禿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
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
將軍金書樞密院事謚
忠愍後加贈推誠效節功臣
郇公改謚忠愍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
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
力大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
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之始知爲
文炳子奏功佩金
符爲管軍總管既
宋降
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蕭
文炳入宋宮取宋
大體秋毫無所取
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
軍諸衛以士選爲
前衛指揮使辭不
心未幾以其職讓
其弟士秀帝言知其意命士
衛而以士選同僉

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
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學山同爵
乃顏宰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
數走繚急追退有禮帝甚善之
爾之以勿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
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漸西聽
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
嚴得罪旦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
士選司海商至則補錄之不至則
之存亡也若此人幸得則無以
王乃顏叛帝親征
漢人諸軍以禦宗之
步卒橫擊之其衆
骨事敢帝亦不直士
政事以中書右丞
舉僚屬至即察病
敏之臣爲江
利事
未至請留以待之
無如之何不得斯
謙天下遂竟甘

漸多湖泊廣蓄泄以蓄水旱帝爲豪民占以種藝水
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理力開復之成宗
即位會行樞密院於建康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
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
王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因
威士選請自往衆欣然許之即日
率楊史李雲鎮元明善三人持文
所爲至譬曉之補官吏害民者治之
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
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
悉
宜于法復誅脅民

之爲豐稟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
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冒入姓
名其在蘄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聞
于朝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
功簿邪使者曰某旦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冒
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
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
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應威素著
江南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
中丞前中丞崔彧父任氏紀善輦以就事功既



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特大體天下望
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速然時
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
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
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
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
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
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
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
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必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

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粮選兵
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
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自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也自
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
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
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
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爲江浙
行省右丞遷江東廉訪使入爲翰林學士承旨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
生以忠義自許元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



老治家甚嚴而孝
歸之董氏其禮敬賢
爲賓友既又得吳澄
子諸老儒及西蜀遺
學教授遷南行臺又
數人皆以文學大顯
董氏爲首晚年好讀
先業田廬爲行省故
仕者往往輯廬與云
憲侍正府判官守思
第元籍睦州家有禮法者必
士元至在江西以扈從元明善
而師之延廣汲於家塾以教其
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
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
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
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貴
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
知威州

##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畧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奇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宣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曰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之弗悟也遂築長壘



南伏甲士而外爲壕壘東南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旦果濳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悉柔聞之曰真吾子也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權該能爲亂議罷大兵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且念弘範有親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兼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備小急帝曰何說也對

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公
飲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
益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
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實
詔道吳國宋襄陽投米一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復佩
金虎符朝廷以盛都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驍
銅故命領之成龐門縱
弘範建言曰國家取
令而徙其自亂也襄
襄陽爲延久之計著所以重人
吾夏書乘江漲送衣糧又城我
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賈行旅
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
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師
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
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
曰吾與諸君奉此何
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
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
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
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
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
襄陽破襄人憑城望郭先生
王帥曰襄樊憑城望郭先生
鼓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

兵求降友棄寧破全
日養出銳卒先登遂拓
入襄賜爵衣白金寶劍
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
武義登取之并兵襄江
兵阻蕪湖殿帥蒋虎在
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
使論降虎罵曰軽敵貪進
聖恩荷主卒識厚然義
氣正色而之虎有
得為計耶丞相然之
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擾
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以二
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
度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
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
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
出條孫虎臣等率水軍焚焦
旁横衝之宋師遂敗
符璽千數上其功改宣州萬

左丞臺文炳由海道會泉一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無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宰相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宰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追悔殺使失襄汝父深悔恨之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

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軍能以汝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甲爲請帝出武庫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甲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爭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還汝無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擐甲陴乘高不可近因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覺也忽麗軍遶校夔寨廻擣三江盡校之至潭州軍其東門命別將

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扼之攻鮑潚素又扼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岑于珪師聖之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斤候將劉青顯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蛟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至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還擣其舟又出奇兵斷其汲路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世傑



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援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東南去聞吾樂作乃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不克李恒等戰達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音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圍剡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

葬王高赴水死葬其等墾印章世傑先遁李恒追至
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
皆降嶺海悉平歷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十月入
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
視遣近臣與議用藥敎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病
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
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
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略至大四年加贈
忠勤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
王加保太功臣加封淮陽王
謚肅武子珪自有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侍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爲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丘兩縣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

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亭七爲
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嘗嘆嘆不樂一日
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乘丈夫
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
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
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
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
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遼於易及
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
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

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二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
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
數千百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
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
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武唐太宗玄宗五
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
天生成吉忠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
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
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豈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
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

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
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
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
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
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
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
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
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繇甚大
加以軍馬調發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

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三丁定
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濁者無以遷
均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下官爵模儀使家
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皆君之權奉命者
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
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因仍宜從赦免明施
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
因大朝舊例增益民悶新宜設法斟酌條足矣教令
既施罪不至死者皆從熟後決犯刑若覆奏然
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

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勸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池令宜在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
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員及還過元本者並行放歸還凡陪償無名虧耗新舊
免納粮就遠倉有一處一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備
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分一宿
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
令權量度均爲
欽使
法許珍具金銀
奉
聖旨依
欽此

石實不易爲一旦以
災收取一時之華麗廣
藏而無濟甚無也宜從
下童服有制外無職之人
飲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
貢率天下百姓務農桑
庠學校未學廣興郡縣
制修建三學設教養開選
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
合
皇帝聖旨因而言之
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
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

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令
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
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
實國之大事移刺中丞初
殖諸事以定宣課雖疲極
免不辦已不爲輕與書令
往往科敷民間科權並行
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
言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
設施老院給衣糧以
劉州都宜設館不得於
官衙民家安

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
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語具廢散宜令刷會徵
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
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戍吉愚皇帝威福之
致亦天地神明陰相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
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
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遵曆日月交食顯差
闕司天臺改成新曆來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
改元令京府州郡要遍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吉之
常道宜撰脩金史今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

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産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産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大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顯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利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課



說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言着明王不



譽之遠物所寶惟賢人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

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
并國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趨富盛
者兼并宜禁行利之人勿特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
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
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
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
好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
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
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
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



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著治之
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洛水
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爲邢州安撫使
是流民復業井邢爲順德府癸丑從出
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
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尸人本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
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
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
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重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覃

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
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
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
穆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
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
以顯我帝眷秉即日拜光
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
省事諮以翰林侍讀學士
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奏先
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
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
已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
國家人材者知無不言言
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



從容呼爲秉忠而不名
臣而師尊之嘗相地於桓
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
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
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
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
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
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
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
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
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
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
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
十九帝聞驚悼謂群臣曰
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
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
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
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
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

棺斂遣禮部符郎趙秉温讓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

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兄秉忠事世祖以薦七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固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法行改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臣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

六十幸于宮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爲勳臣食邑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乃選近侍脫兀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



至邢協心爲治洗滌蠹敝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已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朕與卿等寧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謀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參議中書省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獨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二年春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文謙力爲多三年阿合馬



部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諸道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時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至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兼勸紀文謙得蜀士隨於俘虜者五六人蒙其利三年私奴有藏文書不知讀書俗爲一事旬月間遂有品式子弟亦然浚言來漢延二栗漑田十數萬頃迨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奴者藏文請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理議

遂定守以爲法
百餘人丞相安
誘誅其首惡足
棄市餘皆髡之
處行勸課諸縣
請立國子學選
育之時阿合馬
民創立行六部
千政害民文謙

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遠捕
置以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
矣詔即命文謙往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
罷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實默
必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
議拘民閭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
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勸農司



撫之式謙奏復
世祖以大明曆
謙昭文館大學
密副使歲餘以
忠洞究術數晚
簡重凡所陳於
而是非得喪一
薦人材爲急任
運功臣加師開
忠宣王子曼仕

頒舊然自知爲鼓臣所忌力求去會
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
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
院使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
忠許衡光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
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
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元以引
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
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封魏國公諡文
郝經

郝經字仲常其
祖天挺元裕嘗
山河南亂居
母許亦死經
九歲人皆異之
暮則讀書居
二家藏書皆萬

澤州人從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
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春
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
和寒蕪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
七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采爲養
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
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
每三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

祖以皇弟開府金蓮川經諸以經國安民之道條
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
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
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
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
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
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緩懷遠人控
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
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法宴張
拔都議郛經辯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

經聽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俟從者不失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雖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咸仝源并西夏據荆襄宋成都平大理

踰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禍踰二十年何暴時掇取之易而仝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未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伐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歲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體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

姓游氣驚魂屢劉劇盜
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
令而夕出師旁擾甲胄跋屨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
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
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
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并并不撓不豪任老成爲
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
平賦以足用也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
不服始以文諾非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位
四表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檣接武以爲正兵抵
瓜以爲奇兵帥臣
得又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
不爲乃於閭歲遽爲大舉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
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先王仁明則
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
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
把猶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
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戒得兵家
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
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面鼈臧西夏乃下兵關

陵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壘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牆屋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虞羣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宵斬豁天地不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擾莫鐘而掩其耳囓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驅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鋒新銳民物稠夥擁百郡之衆自濱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蒋阻迂以迴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齎蓄情乏無虞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之變而已西師既構釁不可解如兩虎相鬬猾之末

等嚴阻兵之者辟易莽暇又焉能以理相爭使之遂
起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
解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參行在所
大軍壓境遣使脩宋示以六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
寶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舉天地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
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
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此師南轅先示愚
信中其交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
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爲之意議意詔著恩信流行

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攀老成知兵
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署候
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
部曲薈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汰遣進集
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羸弱寬竟逃
匿編菁部伍使闖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
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弭息內外
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統入其境敦陳固列觀
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先吾
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

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無焚
虐含毋殤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
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
淮赴其樵採而渴其糧路使血脉斷絶各守孤城示
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我寸磯江上下列屯萬竈號
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銜接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
必衆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
恃其巖阻兵皆聚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内俱
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前者不能返而面者
不能禦水陸相持情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
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
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
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
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
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
綴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攻伺江
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徽均房遠即歸
峽攻應西師並交廣施鈐選鋒透出夔門未守太勢
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湘潭以蹙精甬一

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
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拾瀕
濱奪取關隘擾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黄
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
險易測備禦之踈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
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
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烹饑
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
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搗
海門斥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蔽海並著



信遲以月
三道並出東
兵方當有餘
一日或可救
若併力一向則
之術異併力一
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
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
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
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



衛殿下或
是則未來之
者必曰三
我當也曾
手地之術
道並進取國之術
則六道進隋取陳
進未聞以一旅之
舉也豈有堂堂大
彼渡江立國百有

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固士君子
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以自敝
實而中警之彷徨百祈當我意
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
問耳前出沙伐荊薊曰非六十萬
突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罷翦以兵六十萬而
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
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俾舉者
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成而猶未
至於傳曰前振后銳而圖功一舉而



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
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剛宜重慎
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
國家掇取諸國飄忽淩厲
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
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
易爲擾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
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命
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
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

臨發強開穀足以有斷進退
在沙陀今經曰將未可也又曰聖之一字最當整理
又曰可行之商爾自知之大義王言時乘六龍之道
知之久矣自出師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
言于直定于曹 于唐鄧亟言已未賜開允乃今
事急故復進 國家自平金 來惟務進取不遵
養時晦老師 卒無成功三年矣蒙哥罕立政
當安靜以圖之 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
則不當亦進也 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王于
南既聞此詳此遣使編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
濆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
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
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
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
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全兀术也師
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
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
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
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

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吾文德已并兵拒
守知我國疵闘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
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
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鄂復之湖灤則我將安
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
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
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脅
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沂流而上則人稠
足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瀕黃未易遏
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
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
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呆
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
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
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
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
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秖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
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
罪乎益禁殺人嚴然一仁上通于天冬有歸志不能

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脇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擾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今宗海陵之事乎若彼畢不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如申原行赦江上欲歸但恐乎昨奉命與張仲一

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弩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秋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緩淮乘馹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備志永釋矣解遣一軍逆蒙哥軍霆與收皇帝璽綬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兖京收管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閻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即

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
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數泌邊諸將罷鹽鐵入辭賜
薦蜀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鄉當遠行凡可輔
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
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恩之既行文統陰屬李
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
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
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翺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
反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貢似道方以却
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求還曰



願附信使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
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
歸國皆不報轉吏轉垣鑰再書夜中遽欲以動經經
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
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
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
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怨鬨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
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奏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
甲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都魯入宋問執行
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檻送經歸貢似道之謀

託泄尋亦竄死經歸道藁葬
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
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議衣遣
弼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太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
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
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衡貞觀蒔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其文贍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束十六年從者
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
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悠所
知歸期四首是春初上休天子援弓繳鴈海濱云



元史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
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
道肅政廉訪使

翰林學士臣宋濂等奉　制諧撰　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重校

##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器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襄陽主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扵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

番兌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暮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列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賓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降



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贓貪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則贓藏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舊本闕之擾攘周置之恤鰥寡使

顚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
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毋破稱貸之家廣儲
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郤利便以塞
倖塗杜告訐以絶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
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
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
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
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
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
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其



世祖曰慮所不及者
田鎛畧司於汴以圖
乃以聞憲宗從之樞
宋置都運司于御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勑世祖
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
是世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
兒之地夜宴樞廖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不易肆宴畢曰世祖攝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
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贊曰聖人之心二
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破

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遣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丙辰樞入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兄大爲鉤考宣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曰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獄囊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二年

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祈受制還中書事尋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讓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負闕充補無輟隸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絕與允庶等既命洛士楊庸奚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

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
格旦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頗
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
尚無隱及脩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
李璮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
據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
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
出下策初帝嘗論術不純以好說王文統樞曰此人徒
王是文統甲

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
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摳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
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其者爲置安撫經畧宣
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須俸以養廉去汚濫以
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
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
天開聖人績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
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

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
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
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
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
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禮樂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
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適者
伏聞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
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速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
家之重害帝怒爲輕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
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
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
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户踰百萬
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
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
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
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
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
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
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貧
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
復告之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
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
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童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父之師
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喜非
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九更三師
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人借
見書疏義因請寓宿三日抄歸既逃難徂崤山始得易
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依恩晝誦夜思盡通其義而後還
動必稟諸義而後發嘗與群兒過河陽暑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
主乎轉魯留魏人皃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

且定乃盡棄舊學更從
及新安朱氏書卷大肆
講習九經傳子史諸書
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
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
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宗之盛
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滍麥菜茹泰然
然誾誾之聲聞户外如金石之有餘即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
召入京師以其暨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

有黍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不覩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洮樞為勸農使教
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
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習益乃還懷慶著摯留之
不得從送之謁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
至京師問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
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
前非其學術疑衡與之
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

使數奇上也默以憂攻文統不中數因東宮以避禍與趙拜命將入謝衛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乃坐公無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戕廢也愷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楊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衛國子祭酒未幾衛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衛輔之遷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衛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思寅亮





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盡萬分乎謂以道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正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惟望陛下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鄭周之列國孔子稱其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高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先方之有中主者司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雯無旦戴昭然可知何使國家而
不日之治非此是宜夫陸行宜早水行宜
旱行潦燕食寒衣蜀漢食熱衣之則必有憂
家之嘗行漢江無變也然萬世國俗累朝
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
恩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
而燕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
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
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
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



弦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憚其煩然其
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
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
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
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
與就爲君子就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
自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
居六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嗜食之穀若誠以得其法故也
古人有言
曰立陵爲下必
因先王之

之談動以古爲法不知今日之所急
百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
古之成法反可違乎違亦常思甚矣夫治
守法者人也法相維王安下順而率執
屬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
能遽如古意然已傳者當給奉以養其廉
覓立條格假紀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省
司以寒汚濫內尊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公
憲矣專任三司抑高舉下則人才爲任
然貴家之世 嘉靖 官之任子版



八書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莊子之可笑
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
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子當之要亶矣至爲
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
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高

後成矣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無
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
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窮豈易能哉故有昔之
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何其
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
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
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
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
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違於愛不蔽於惰不

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軌思而審處之難有不中
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
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
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
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已
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乎爲
本一言一動無思而審處之乎此大君踐言之難而
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暴易有險險者難
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
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

在下者易於知上意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明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激之使憎其是則進者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其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而天下之欺欺自遁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萬徑以盡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能或知

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若知之然召之命之況如爵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而易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之心賢者必欲臣而正之堯舜其君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君而安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況夫奸邪佞幸不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眾庶之不

可望其應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佞奸詐皆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變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語似恭其計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竊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又

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妁見其情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徂怨而去者何邪瀍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楚陽之難能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夏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君本於一人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

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子哭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下而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已生其象已著垂戒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

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庶可使重厚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厥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懲偷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

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河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

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天下者尚易
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
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黷事而遽言
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
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
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
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
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嚴
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
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害陛人之不信



也書奏帝嘉納之衛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前其草
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衛多病帝聽
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
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
忠左丞張文謙定賓制衛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
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都轉六
右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署
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衛曰中書佐
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榷在

皆不樂欲定爲省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奏帝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蔓延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亟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與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何合馬由是銜之嗾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門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辭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入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襄事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

召端善勉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名齋以爲齋長考所選弟子皆幼稚衛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當入學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則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輟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不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稟食或不繼衛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對曰漢文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

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衛懇請之乃聽衛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衛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衛規矩後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代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衛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衛以爲冬至者氣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

首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已卯三年冬至
和時臧大明曆十九刻二百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去
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
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
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
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氣盈限以定日之盈縮
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
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
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朒
定交食其去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



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
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
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
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
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
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
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
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
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喣喣雖與

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駕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寧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

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

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 竇默 李俊民附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
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
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
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
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
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
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
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
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九三召與
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



問治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
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若
人佩服焉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
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
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
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
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輔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
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一書曰臣亭陛下
十有餘年兼承顧問與聞謀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

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春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衛羅紛華以娛悅上心甘言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吾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貴利祿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

仰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請近臣曰曩言王士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四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

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
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
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
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
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
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
肅商挺侍 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
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
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
鵰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

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
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
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
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
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
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
嗟悼厚加賵賜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
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
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
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

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知賈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意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子復集賢大學士李俊民子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卒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荊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弟及也世祖在潛邸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遷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侍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 趙秉

## 宋子貞

宋子貞字周臣滄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鄉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滄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嚴義焜宋大名辟爲安撫司計議官義焜殁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無何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

托近侍奏決不擾民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
子貞至勸實發遣丞相通慤憾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
相喜自是交讒無間實因此戊黃葵金人憑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
以南皆震育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
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
梁饑民比歸饑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
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校名
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覊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
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文材多於他鎮七年太宗令



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
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自民伍率
昧於從政其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
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
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獎廉勤官府
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户謂之
脚寨擅其賦發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
之子貞力言乃聽久以爲便實辛子忠齊襲爵尤敬
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無提舉太常禮樂子
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

業百人出業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
魯儒風蓋之一變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
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
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
可傳檄而定也遂徧善其言中統元年被益都路宣
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
度多子貞裁定李璮叛援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
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璮形勢因說丞相史
天澤曰璮據東平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
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檄璮子

真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
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
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
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
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擬學課試諸生三
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
州縣官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
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條格
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
者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還帝曰

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罷爲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誨者不少今尚何言耶子淵字齊亮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衛食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亦



能破出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終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歷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開山率十石致一石且享淳于兩必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拿取食便也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部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擾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導理出淹滯定差主簿

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
詵一大稹臺支咸懼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准
中畧廉希憲來代陞擬為宣撫副使丙辰徵京兆宣
需希憲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軍
期迫甚鄜人大恐擬曰他易集也遲未千里妨我農
家鄜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擬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遣
儒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擬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
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內大治丁巳憲宗命阿蓋荅兒
會計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擬還東平憲宗親征
匈世祖將趨鄂漢軍事擬對曰兵濫召鬥軍事擬對曰兵貴



神默然久之曰卿言正與吾
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擬計事擬曰軍
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
為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
至軍中勒而斬之召
擬北上至開平擬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
擬奏曰南師宜還鄂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
希憲及擬宣撫陝蜀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略剌
不花若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為之副時駐六盤
以兵應阿里不哥擬謂希憲曰為六盤有三蠶叅

毓而裹直擣京兆上聚兵也聚
毛重蔓艾歸以應和林下策也
日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
良臣簒兵鑾之事具希憲傳六
答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剌
刺不花渾都海遇於甘
剌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答兒遂與
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
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既
至土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
陣後擊其右而出
虞集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
歸路八戰于甘州



六盤觀豐而動中策
希憲曰彼將何從疑
希憲定議令八春汪
良臣簒兵鑾之事具
答兒自和林引兵南
剌不花渾都海遇於甘
剌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答兒遂與
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
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既
至土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
陣後擊其右而出



虞集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
歸路八戰于甘州



阿藍答兒遷都燕
京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南北之良
也改宣撫司爲行
中書省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
後獻俘百人來廷平章
政事請誅以戒疑盡奏而釋之
吳元判官曹寅有罪罹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
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
而聚言日至亘同寅亦相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
比年論三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
文統之爲人嘗與趙昱至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
翰三年多過其門從揣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

已事與分答於人臣必不敢請就爲擬既出衆顧將
爲朝出極副合荅前後大計見十有七因
奏曰我有方如是猶白言有罪君此誰復爲歲功力
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
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尋遷
附修遼金二史宣命
議史事
周磐等爲之甚合帝
意經學疑與姚
樞等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
要語見二十八類次進六
帝王綱領累纂五經要
年陸副樞密院事
書八年陸副樞密院事
四千人皆出
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
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
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擬爲王相十
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擬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
張之擬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恕蘭吉練習之以
備不虞未幾禿魯叛以延安兵應敵衆襲其力擬進
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憂厚民生
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密下情王嘉酒嘉
納王薨王妃使擬請命于朝以子阿難荅嗣帝曰祥
少祖宗之訓未嘗卿嫡紹王相府事初遼陽行部錄

中郭叔雲與主相趙炳搆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
檻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鞫問伏辜事
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徹徹以預二
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瓚帝
怒召挺拘炳家瓚下獄帝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耆
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親憝奏
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亦悅
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
知挺何如人臣以襄時權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
其事果何如對曰臣自未觀耳國朝之殺人之謀

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
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瓚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
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
日乃釋二十五年帝謂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
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樂其康強是歲冬十
有二月卒有詩千餘篇九善篆籀書延祐初贈推誠協
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
文定子五人琬琰璋瓚瑾袞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
姚樞許衡薦舜汝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
有利湯氏財者投之于其家誣爲及具冤知其冤罪

誣者而釋之 燕亭備蹈龍寺僧惠朗謀叛檛其黨縱
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
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
例安用急臺爲哉吏議遂屈都昌妖賊杜幸一僭號
稽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督從者盈獄琥悉以詿誤
說遣之黨與竊伏者猶衆琥揭牓招徠不三日雲集
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漢
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陳漢
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不濫用淮賢是
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淮賢是

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二十
年遷國子司業卒有晏齋文集瑯琊字禮符仕爲右衛
率府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爲太子
中舍人年五十掛冠所築堂名也琦字德符大德八
年成宗召備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士調
大名路治中不赴皇慶元年擢集賢侍講學士延祐
四年陞侍讀官通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
年遷樞密知院歸卒所著畫山水掌使蜀荐平章政
秋毫無私

趙良弼

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术要甲音訛爲蕭家
因以趙爲氏父憲金威勝軍節度使謚忠閔憲長子
良嵩次招討使良貴子謙許州兵官憲從子良材
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
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
良弼爲幕長邢久不得善吏良當要衝使者旁午民
多逃去良弼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
歲凡六往返所請無不從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
屬要結罷廢者交構爛隙動相洄撓世祖時征

良弼總其事遂黜脫兀脫罷其屬邢大治中統
增倍世祖在藩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
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荅兒當國擢世祖
英武議干憲宗遂以阿藍荅兒爲陝西省左丞相劉
太平參知政事鈎校京兆錢穀嫚煉羣嶽死者二十
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
能盡殺宣撫司一無所坐至元七年世祖南征召參
議元帥董文炳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六載
皆擾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
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

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紐鄰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驁勇輕去就當籠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冀言皆見采用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爲使副良弼爲僉事良弼先行諜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鄰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鄰果稅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表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

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致府成以良弼爲長者陸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宏與以私憾誣廉憲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若九事以弼爲徵帝召良弼詣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二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璮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王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祕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並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絶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三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丹來攻良弼捨舟登岸諭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誠使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萬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卻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始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一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

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亦遣使皆得見三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口頌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本歲餘觀其民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木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能

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取士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君懷孟良弼

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
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
忘本也或問爲治良術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
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
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陵西平章故事

趙璧

趙璧字贊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
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初
不服不稱臣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
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教璧
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
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
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
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捏兩手汗也一日斷事
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
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璧侍旁
質之曰用汝與否職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度
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爲此

也自是牙老垓亦不復用壬子爲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大驚曰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言歸卧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已未伐宋爲江淮荆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講親吾旗旗動速歸可也

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其若施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兩請猶豫見從今已渡江屢違見世祖旗動遁回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拜庫已羯及用兵北邊璧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立授平章政事議加荅剌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北征命還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製太廟禮樂璧上言郭伯堅以知音奉在冀中

以弼等議本也豈
年李璮交益都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
璮已據濟南
軍糧養大振
文徽崇執簿
言曰淮南方
追問使
命臺哥行
頭禮三言破

璮從
官制
稱旨
改樞
入授襄陽時漢水暴漲璮

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夫
宜速進貴慍不敢動明旦阿
貴騎兵躡之水軍萬戶解汝
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
耕士三百餘人高麗王植為
聽改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
軍聚兵平壤
島有年矣列
衆急擁還基
歸使復國干
三十四

十月癸丑朔日南船已敗我水軍
水至復請將渡江西進
揖等追貴舟師遂合戰
死甚衆奪戰艦五十艘
與臣林衍逐帝召璮
商行東京等路中書省
王議曰高麗僅居江華
恃其險故使僅已無所
貢無罪若朝至遣兵誅
恩民葉之上若地固遠

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
還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祫
於神御殿下已甚汗斁帝聞
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久得不
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
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
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傳卷第四十六

尚麗美人壁得三人比
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
大怒曰大不敬當斬壁
死十年復拜平章政事
奉贈大司徒謚忠亮
奉集賢直學士孫二人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侍講學士朝列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奉

勅修

##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椿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椿復超擢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薊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郾城容居貧甚日作糜二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至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

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奏肆力於經史而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内東平總管張宏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濵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疾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

撫勞甚厚璮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璮平遂挈妻子至雷小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那木解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藏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解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鄰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械于家拘繫旁掠其人且恃勢于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

下箠之數十時府治高城上即檄諸城下幾死郡人
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
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
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
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殲使者驚以
爲神後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
吏轉運司爲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
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
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
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不便不然則宜

仍舊三公統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泪遷太
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
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笏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
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
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
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廵門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
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
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
是尚書省以若之故

歲賦錙不過六品官終年俸二百貫僅
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
孔子武且於府庫所益無多甚稽古體甚大時議
之帝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
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
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草詔戒喻天下皆不得有
君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
者卿乃能爲朕言之嘉歎不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
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
帝遣近臣問疾衡非生質數少坐齋廬
所不安即宣增益藥質
使存問賜以名藥醫當於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
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斯以養其壽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
養其壽之弊今入
退彼既不自知而
以疾請
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
謀議有所未決即遣

將用英日本問亦何
慶可一舉東之若復
成倭亦滅徐圖之未
禁義卓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務盡忠信務恩撫安
新附寫再置益英吉要切
近私擬察司不侵欲併
去京師遠遠貪官污吏侵
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冤
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
大不然矣御史臺糾察朝
廷百官京城州縣內有弗
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
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奚暇
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
遍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
曰歷代制度有官爵有職
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
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
黜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
爵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
有期舉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

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
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
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
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
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
飼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
內府珍玩有碧玉寶帆
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
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
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
欠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
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
慶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

卒命其壻芸作郎李稱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
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
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
嘗以古直稱之雖權悻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
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衛雷膺魏初徐
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
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沈國公謚文忠

三鷗

三鷗字百一號曹州東明人魯祖咸祖立父琛鷺始生

有六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曰鶚也是兒其有六名
俾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
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
月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
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
書省發言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言問誰爲之右
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
元耶召見惜擢用之睨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
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
之辟歸館于保州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



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
命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
祖曰我雖不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
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閹閽柴禎等五人從之舉
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
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蔡廟取木主藏之願往葬祭
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浸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即位
士承旨制詔典章皆所定至元甲統首擢翰林學
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以有史在也我國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
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
宜置局纂就實録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
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
後設内外學士院史冊燦然曉稱文治堂堂國朝豈
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選
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
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
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際取相位大臣復
助之衆知其非真故言鶚爲



年無以報國四時欲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捕鼠屬
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
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
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
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末生餘子之業非爲己之
學也著論語孟子集義一卷洪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

曰應物集

子以貧洞鐸司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
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

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元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
輩召之鳴乃起爲王師西征二十餘年王數稱善
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聘詣命金符已而召爲
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
侍御史風紀條章多所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遷任
名士鳴所屬居多聽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
樞密事多冗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將
人自無滯實冗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貧外置人
也七年議罷三省鳴言三省猶古冢宰封事曰臣聞三省議政移[illegible]
其法由中[illegible]
詔書議令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
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
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人後
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
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
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憲之請專殺其尤者
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土死囚必待
論報所以重用刑當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
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遠止之鳴每以敢
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若憲兒

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槀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辭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詹事張一齋惟完顏陳和尚及蕭庭

對曰二人將略雖少任之不疑此益所以為也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啓人主之諍臣觀之徵焉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優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宜其鞏其人又問今之人材孰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冶鄭蘭先宜遍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常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患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

來於外蔣氏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反掌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程名責實則治遵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遵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紀綱壞天下未

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無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蓄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若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慕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禍爲祥矣世祖皇帝即位覆載之初欲處以清要治以老儒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擧士召赴藏舊月復以老辭去至元十八年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曲端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覆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旁下下第二人曲端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超果以春秋中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曲端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

永顯悟過人讀書如風習無故不出戶外鄰至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傍董少之談議紛紜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草稟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至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淫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年內外衣馬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盡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

去浮華敦朴素擯驕縱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
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是
濟縱修自若祖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
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董崇出其門崴
已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祖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
祖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
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世祖嘉納
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祖知無不言
眷遇益隆時徵需頻重行中書省雜收稅課雖逋户
仍令祖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於政以天理上

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
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
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擾丁已户籍科徵租稅比之
見户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户應輸猶恐不逮復令
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
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
府爲籠逋户之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祖上表賀因
建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
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
撫綏將士增脩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此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
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祀典斂
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
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祖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
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祖徠十二事刻除宿
弊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員於是
諸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
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
論六年奉旨同合馬議陸制國用使司爲尚書省祖
請老以歸七年語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
幾致仕二十二年祖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
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祖嘗集春
秋諸家之說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
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
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
子攟衡遺說五卷

##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
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

繫貨珠牙儈及藏東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稅之寃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覓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汝具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殖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傷其粮閭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准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仁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



同總擢户部主事金亡依棄平嚴實辟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户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庚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安撫使肅興鐵冶及行楮幣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宮以新鈔二年換左三部尚書官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換左三部尚書官曰典憲多所議定未幾兼燕商議中書省事三年致仕

給半俸四年卒年七十六肅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文獻子憲禮部侍郎惓大名路總管孫賡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藁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首長十四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閤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大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等咸聽受焉帝嘗御延春閣六賚群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

何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詩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羅家山林賊害民物謂之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知李璮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遷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實然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不

當出疾賜御藥頻問安否亟亟諫失所乘 叨給內廄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貶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營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嘗藩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留守哭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為亡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忍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策實為良圖蓋能出是言也貞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遷中奉大夫天府振審院判翰林學士仍振

審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集賢學士，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文恭

##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爲賦有聲與徐世隆孟攀鳳復齋名而謙爲首選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鄙歛儒户銀百兩備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賞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陞待制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杪十八年陞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侍東宮凡十事曰正心曰親親曰崇儉曰戒佚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示前鑒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示前鑒以謙自隨讀學士坐便殿飲辭臣酒世祖深加器重不飲然能爲限

強飲平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忍汝不勝即
年三近侍扶掖良出二十六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
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何當與謀國政餘
不以勞卿也陛學士元貞初召家大德六年召
爲翰林承旨人年七十一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
年給半俸仁宗爲皇太子徵爲太子少傅謙皆力辭
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議居其首乃爲疾見帝亦行在
曉言元善其畧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
下理財能以居請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
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
一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
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
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
帛各三匹歸卒于家年七十九謙文章醇厚有古風
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侃官至大名路
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

第辭爲縣令其父成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
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
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歲壬辰父疾癸巳世隆
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
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爲拘榷
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
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
最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
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使取之觀世隆所以行

覩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
爲東平行臺經歷於是益贊忠濟興學養士中統元
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中書
省檄諸路養禁衛之亂馬數以萬計勸課其什器
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
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
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覈
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鋌二年移治順天歲饑世
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

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
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薦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
世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
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
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
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
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
惟祭祀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勑有司以時興建從
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
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參

定內外官制上之
家萬國會同朝廷
從之七年遷吏部
擬選曹八議九年乞外
歸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
笞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
年起爲山東廉訪使
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
十八九慈巖遣之十五
瓊臺宮庫財有計簿掌
故宋之物豈得與今

頗以兵事詣謝政無大小祺與執政並裁決之及戰焦山宋軍下流祺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顏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能知兵若是諸將利屢擒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粵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書安之令彼不覺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粵是宋降表稱姪稱皇帝屢拒不納祺自請爲使徼降表至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議未決祺正色曰國勢至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來謝太后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以出復起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親封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謹恐異時姦人妄相染汙終不可明遂止江顏奏祺前後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諭大夫嘉興路總管佩虎符祺至首以興學爲急規制在官未久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太中大夫淛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十一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鄆公謚文襄子二人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爲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輒悟絶人弱冠入東事名儒康曡聘聽嚴賞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後爲首徐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無接伴使詹鷹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

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賦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帝屢召至楊前面諭詔占具草以進帝稱善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議義理存讜議是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使先是憲臣奏哥當國嘗有西道肅政廉訪使先

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
坐是免官三十一年
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
疏言京師宜首建宣
言曲阜守冢戶昨有
孔林灑掃二十八戶
因是變又上疏言定
宜曰古者刑不上大
以厲廉隅江南公田
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
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
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剌哈孫對帝大喜即遣使召
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
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
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餘如
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
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即
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謚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48-11602